

风景女人

Fengjing
nüren



珠海出版社 吴静 著

一直有一个梦想，带着它在岁月的长河里奔波。
有一天，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告诉她，是梦想成真的时候了。
于是她来到电脑前，用手指敲击键盘，开始了心仪已久的历程。

风景女人

nüren
fengjing

珠 海 出 版 社

吴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女人/吴静著. -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7

ISBN7-80689-078-5

I.风… II.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5906 号

风景女人

©吴 静 著

终 审:潘自强

责任编辑:张继业

封面设计:刘海啸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广东省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 3 层

电 话:0756-2639330 邮政编码:519002

印 刷:广东省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125 字数:25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ISBN7-80689-078-5/I·429

E-mail:zhcbs1@pub.zhuhai.gd.cn

定 价:1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吴静

献给你——
当你不甘生命的平庸，曾经、
正在、即将到异乡寻梦的时候……

目 录

第 一 章	玻璃幕墙后面的南方夜晚·····	1
第 二 章	梦中的天空不是蔚蓝·····	19
第 三 章	你不是一只丑小鸭·····	33
第 四 章	希望的路常常从苦涩开始·····	42
第 五 章	如果给我一缕阳光·····	63
第 六 章	女人间的游戏一点也不温柔·····	74
第 七 章	失去灵魂的痛楚·····	94
第 八 章	在挫折中顿悟·····	101
第 九 章	干杯，心情·····	112
第 十 章	风雨中·····	118
第十一章	女人也有迷茫的时候·····	128
第十二章	中秋夜，思乡夜·····	134
第十三章	金花园·····	147
第十四章	比我的梦还美·····	172
第十五章	因为过年·····	194

第十六章	智慧就是烦恼	214
第十七章	想说分别并不容易	247
第十八章	假如再从头走一次人生	264
第十九章	有爱就有金色的黄昏	290
第二十章	既然目标是远方的彼岸	308

第一章

玻璃幕墙后面的南方夜晚

当米青的人生跨入第三十二个年头的时候，她突然决定要打破平静的生活。现在，此时此刻，站在特区的街头，在夏日耀眼的阳光下，她感到一阵眩晕。啊，特区！她在心中喃喃自语，眼中涌起一团云雾。

这个敏感而悟性很高的女人，当她手提两只旅行包，独自行走在S城街头的时候，过去多年来的自信、自傲，瞬间就被南方扑面而来的热浪吹落，像电影慢镜头中跌落的花瓶，慢慢悠悠地向下坠落，划过一道忧伤而无奈的弧线，眼看它一点点扑向地面，将在与地面接触的那一刻被摔得粉碎。她只能无助地闭上双眼。“啪！”她缓缓地睁开眼睛，预料中的碎片四下里散落在地上，像是击中了心脏，她的身体在隐隐作痛。

在米青今后的生活中，这刻骨铭心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她多次被碎片击倒在地上，有时觉得已经没有勇气和力量爬起来了。但当她带着身心的伤痛，摇摇晃晃地抖落碎片站起来的时候，在痛楚中她惊异而且不可思议地体会到一种从没有过的快感，她的生命在破裂的碎片中发生着裂变，并在撕裂和阵痛的裂变中，不断欣喜地看到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全新的自我。

她在痛苦中体会着快乐。

眼前飘过和商店橱窗里熠熠闪光的商品一样精致的男女，米青抑制不住心中的惊讶，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多衣着亮丽的人散布活动在视线能达到的地方。他们衣着时髦，步态优雅。在女人们新颖时装闪动的光泽里，似乎透着对这个初来特区的女人的不屑和蔑视。在灯火通明的酒楼、商店明亮高大的玻璃窗后面，红男绿女们面对各色美食、各种精致的商品神情自若谈笑风生地一掷千金，他们不经意地举手投足，时尚的发型，精细的化妆，指尖上显出的极度洁净，都在演绎着无限的优越和成就感。不用时间这个过程，就在一刹那间，米青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自卑”这个词的深刻含义，也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些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米青立即要找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她和这座城市联系的纽带。她此时有一个信念：只有找到这个男人，她才能冲破隔在面前无形但却真实存在的玻璃幕墙，让她真正融入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才能真正走进她的生活。这个男人的名字叫钱利同。

她来到一座电话亭。

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富丽华贵的气息。无论是坐在汽车里的人，还是走在路上的人，或者是伫立在某一个角落里的人，似乎个个都腰缠万贯，财大气粗。这个叫米青的西北女人怯生生地望着坐在电话机后面的男人，那人手上戴着粗大的金戒指，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金链，在明晃晃的金色重压下，她的脊梁骨不由得躬成虾米状，连说话都有些运不上气来。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那个人吃惊又似乎有点生气地看了米青一眼，头似点非点地动了一下，没有说话。米青更加手足无措。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

男人，不管不顾拿起她面前的电话拨起号码，说了几句话后，“啪”地放下听筒，用一种高傲和不屑的神情将一元钱扔在柜台上，扬长而去。电话机后面的那个人赶紧将皱巴巴的钱拿在手中，放进了面前的抽屉里。米青似乎明白了电话机后面的男人对她不高兴的原因，她没有再说什么，小心地拿起话筒，拨通了钱利同的手机。

“喂，是钱利同吗？我是米青，我已经到S城了。”虽然米青的脚一踏上这块燥热的土地，从不同角度、不同物质上放出的仿佛永远闪亮簇新的张扬霸气，将她的软弱凸显出来，使她的心情有些惶恐和消沉，但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钱利同了，她的声音依然有些兴奋。

“米青？是你吗？这么快就来了？”电话中钱利同的口气显得有些惊讶，但不是有朋自远方来的那种惊讶。不是。

“我……”米青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钱利同问。

“国贸大厦附近。”米青小声地回答道。

电话那边沉默片刻后，钱利同的声音又飘了过来：“这样吧，我在金叶酒店和客人谈业务，你马上打的过来，十分钟后我在酒店门口等你，我们一起吃饭啦。”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旅途中，米青的脑海常浮现出《论语》中的这一句话。钱利同是米青大学时的校友。

他们曾经都是大学文学社的成员，在文学社里，他俩是比较投缘的文友。

米青毕业离开学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女生宿舍昏暗的楼道里，钱利同敲开米青宿舍的门。他把一本自编的油印诗集递到她的面前，米青第一次感觉到钱利同的情绪有点异样，想要表达什么，却又吞吞吐吐地不肯说。离校之际，各种复杂的感情交织

在心中，她忙着和同学、朋友、老师一一道别，互赠留言，没有心思也来不及体会钱利同当时的心情，就和他匆匆告别了。当坐在回家的火车上，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米青才想起了那本没有来得及看的诗集，于是就从包里翻出来，一首这样的诗让她心动了一下：

星星/赠 M. Q/我们是心地纯洁的两颗小星/相会
在茫茫无际的宇宙太空/你有你美丽而忧愁的日子/我有
我希望而痛苦的旅程/愿我们的生命化作光华/愿我们微
笑着互相辉映/即使难得再相逢

此时她才领悟到临别时，钱利同想说些什么，她的心里有些怅然，后悔在离开大学之际，失去了最后一次演绎浪漫的机会，一路失落地回到了家乡。等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全新的生活使大学里的人和事离她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她没有再和钱利同联系，只是偶尔回忆起那一段朦朦胧胧的情感，心中涌起一丝甜蜜和怅惘。

一个偶然的机，米青听到了钱利同的消息，知道他毕业后分配到他家乡那个省的一个厅级单位做秘书，很得领导的赏识。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的新一轮市场经济浪潮，他被厅里派到特区创办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经过几年的奋斗，他所在的公司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和原来的单位脱钩。现在，钱利同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米青记下了钱利同的电话号码。

她有些兴奋地拨通了钱利同的电话，先让钱利同猜猜自己是谁，钱利同犹豫了片刻，很不肯定地说：“是……米青？”米青有点惊讶又有点得意，想不到在他们分别近十年时，钱利同还能听出她的声音。她在电话里简单述说了自己希望到特区尝试一下的

愿望，钱利同很豪爽地告诉她，特区的机会很多，大把大把，欢迎她过来了解考察一下，如果愿意在特区工作，他一定会提供帮助。当时电话里的声音很嘈杂，米青感到很难和他继续交谈下去，就匆匆结束了通话。

这个电话给米青带来了激动和勇气，她想：到底是老同学。凭他们同学四年的友情和钱利同如今事业上的规模，帮助她在特区找一份工作大概还是不成问题的。

她决定南下。孔雀东南飞，决不迟疑和徘徊。

米青并没有按照钱利同的要求打的到金叶酒店，而是一路曲折地来到钱利同的面前。

她不会“打的”。她既不愿意花可能是高价的冤枉钱，也不愿意将自己刚品出和体会的自卑在这些骄傲的特区人面前再次显露出来。她害怕和轻视、不屑一顾的目光相遇，希望把自己淹没在人海中，不要被人轻易注意到。碰巧前面就有到金叶酒店的车站，于是她急急忙忙地上了车。

在等车的时候，她自作聪明地数好了到金叶酒店一共有三站路，可是公共汽车——米青现在知道当地人把它叫巴士——开出了四五站路，仍没有见到金叶酒店的影子，她急了，不顾心中的怯懦，急急地冲过去问售票员。这是一个很瘦的女人，面对米青急切的目光，那张平庸、毫无表情的脸如木乃伊一样僵硬，米青心里一紧，竟恶毒地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和这个女人睡觉的男人，一定会常常做噩梦的。但镶嵌在这张惨不忍睹的脸上的那对眼睛，却透出无限的高傲和鄙视，她嘴里不耐烦地嘟囔着，米青连猜带蒙地知道自己上了反方向行驶的车。这时巴士刚从下一个车站启动，米青喊着要下车，车很不情愿地停了下来。那个女人皱起橡皮一样的脸喊着：“快下！快下！”米青被那噩梦般的声音喊怕了，匆匆往下冲，还没等身体完全离开车门，突然“啪”的

一声，车门打在她的脸上，她本能地跳下车，巴士立即呼啸而去，留下一串灰蒙蒙的尾气。米青明白后气得追着巴士大喊：“哎！你怎么能这样！”突然，她发现街上的人都注视着她，便猛地停了下来，喘着粗气。她不敢看那些人，不敢！他们一定用蔑视的目光，在看一个小丑的表演。小丑！她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这个词，只觉得眼睛在发胀，想要哭！这还是那个文静而清高的米青吗？她也气恼地蔑视自己了，蔑视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喊叫的样子。

“啪！”那破裂的声音又在她的耳边响起，碎片在尘土中扬起，像一群飞舞的灰蝴蝶在为她曾经的骄傲举行葬礼。

当看到钱利同在酒店门口徘徊时，米青心里一热。

钱利同胖了也白了，脸上多了一副眼镜，也多了几分文气和雅致，但从他来回走动的样子，还能看到学生时代自己所熟悉的那个来去匆匆的影子。米青的心里涌出他那些缠绵的诗句，久违的青春浪漫之情，击落了刚才所有的不快，在她的心头荡漾。

钱利同看到米青后急忙迎上来。米青久别重逢后惊喜的目光却没有和同样惊喜的目光相遇，钱利同眼睛里没有一点波澜，从那对藏在眼镜片后面不大的眼睛里，她看到的是平静，似乎昨天他们才刚刚见过面一样的平静。

“你怎么现在才来？国贸大厦离这儿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我以为你路上出事了，你要再不来我就准备报警了。”钱利同连珠炮似说道。

看到钱利同着急的样子，米青心里很是感动，她简单诉说了一下乘车时的遭遇。

在米青说话的过程中，钱利同又恢复了平静，脸上没有了表情，他对米青的遭遇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好像这些叙述完全是多余的，他压根就不想知道米青晚来的原因。在米青的思维程序

中，按常理应该发生的过程都没有发生。她所说的一切像是抛出去的一个个充气不足的球，打在对方的身上，没有弹回来，而是尴尬无力地掉到了地下。

“走，我们吃饭先。”

米青很奇怪当过秘书的钱利同这样的说话语序。

钱利同拿起米青的旅行袋，不由分说转身走进高大的玻璃门，无视门童为他拉开门时的问好，径直在宽敞豪华的大堂中穿行。米青只好跌跌撞撞地跟在钱利同的身后走进大堂，门童的问候增加了她的慌乱，四周一些散落的目光，让她浑身都不自在。她像一只丑小鸭，在镜面一样光洁的地板上摇摇晃晃地走着，仿佛每走一步都有跌落到深渊中的危险。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米青只要一走进这样的大堂，就像是患了恐惧症一样，立刻如履薄冰，心惊肉跳起来。

他们来到酒店二楼餐厅的一间包房。房间里有六七个男女正在吃饭，餐桌上杯盘狼藉。米青和钱利同一进房间，所有的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米青。

“这是我大学的校友米青，从西北的N城来。”钱利同略显局促地介绍道。

“不用介绍，从脸的颜色就看得出是从哪里来的啦。”一个皮肤白皙的男人用一种揶揄的口气说道，米青从他的眼里看到的又是讥讽、轻视。

“啪！”那花瓶又被击碎了一次，心又被划伤，她听到鲜血顺着伤口滴答滴答滴落在体内不为人所知的角落，嗓子被一块硬硬的东西堵住，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这些都是我生意上的朋友。”钱利同介绍道。米青感到，自己就像被拍卖的女奴，站在那里供买主用挑剔的眼光去评价，就差有人上前掰开她的嘴察看牙口了。她机械地向这些不友好的眼睛点了点头。

“这是我的太太厉亚芬。”钱利同很亲热地搂着房间里的另一个女人，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钱利同变了，不是以前那个不苟言笑的钱利同了。米青想。

厉亚芬有三十岁左右，很瘦，脖子、手指、脚趾都很细很长，皮肤白皙，皮肤下的骨骼棱角分明，栗色的披肩发烫着小卷儿在灯光下显得富有弹性和光泽，眉毛被修得又细又弯，唇线夸张而性感，精心修剪的手指甲、脚趾甲涂着和唇膏颜色一样柔和的粉色，穿着一条很亮丽的露肩连衣裙，一双与裙子同色的精致凉鞋，一色的白金项链、手链……都很细巧。在她的身上若隐若现闪着自信而神秘的光芒。这是一个和这座城市、和此时此地的环境协调而融洽的女人，也是时下流行的骨感美人。

当米青看到厉亚芬时，在极短的时间里已经将厉亚芬通身上下迅速、仔细而且准确地品味、掂量了个透彻。而米青刚一走进房间，也已经感觉到厉亚芬刀子一般审视的目光在她身上的逗留。不知是幻觉还是现实，不知是用耳朵还是用心，米青知道厉亚芬松了一口气，这气息的余波像一把飞过来的利剪，使米青觉得自己突然间被裁小了一半。

就在男人们毫无感知的情况下，这两个女人之间已经心领神会地进行了一个回合的短兵相接。米青在厉亚芬光彩的笼罩下，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地输了。她这个浑身散发着土味的丑小鸭，闯入了原不属于自己的殿堂，和这里的人和物都格格不入，她应该立即在这些人的面前消失。但她没有动，惶惶然地站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无地自容，也从没有遭到过如此彻底的惨败。

“欢迎你加入。”厉亚芬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向米青伸过手来。她掩饰不住心中的愉悦，像一只开屏的孔雀，在米青的自卑和羡慕中，她的自信更加膨胀，她起劲地抖着自己的羽毛，从不同的角度展现着千种风情。她拉着米青的手，用广东话趾高气扬

地吩咐服务小姐给米青安排座位，又把在座的男人重新指挥调度了一番。所有的男人都很乐意地乖乖地听从她的指挥。

米青像一个旧式的小媳妇般扭扭捏捏地坐下来。在一阵忙乱和喧闹之后，桌上有些沉寂，在座的人似乎不知该从哪里再续起话题。米青有些心虚，如坐针毡，觉得是她的介人才带来了这种沉闷。

“路上还顺利吧？这里的天气很热，出门很受罪，来先饮杯茶。”厉亚芬打破了房间的沉寂。她坐在米青和钱利同之间，米青虽然局促不安，但她的感觉神经触角依旧敏锐。厉亚芬的关切如飘忽不定的浮云，虚幻而不真实，只有表演，没有真情，是给在座的观众一种恰到好处的作秀。她的那种关切，浮在她那化妆精致的脸上，而她的肌肉和骨子里都暗暗地透着冷冷的寒气，让米青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谢谢。”米青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慌乱地点点头。

“来，喝点汤。这是水鱼汤，可以祛除热气。我和利同每次出差回来，都要开车到这里喝汤。整个S城，我们就觉得这里的汤煲得最好，过上十天半个月，利同就嚷着要来喝汤。”

厉亚芬用炫耀的口吻给米青展现着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生活场景，米青想不出这里的人有怎样的生活方式，更不知自己怎样应付眼前完全陌生的人和事，包括已经像陌生人一样的钱利同。

“你怎么不吃三文鱼？这种深海鱼很新鲜的，在你们那里不容易吃到，来来来，你多吃点。”厉亚芬指着一种带着白色条纹的橘黄色鱼片，让米青把它夹到一个盛有酱油和绿色牙膏状东西的小碟里。

的确，米青从没有见过这种食物，而厉亚芬注视着她，似乎很关心她是否将这种稀有的食物尝一下。她试探性地蘸了一些酱油和那绿色的应该是调料的东西，一口吃了下去，一种既冲又辣的味道一下子就从她的嗓子通过嘴巴、鼻子，直蹿到她的后脑勺

儿，她的眼泪和鼻涕顿时流了出来。她明白了，那绿色的东西是芥末。

米青又难受又尴尬，如果是在熟悉的环境里，她一定会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喊大叫，但在这里，她只能强忍着痛苦，捂着嘴不停地呵着气。桌子上的气氛因为米青不停地呵气而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像看动物园里的狗熊表演，饶有兴趣又面带讥讽。这些人的目光，如万箭穿身，将米青全身捅得体无完肤。厉亚芬忍着心中的快乐，给米青递过来一片纸巾说：“芥末不能蘸多，我第一次吃生鱼片也是这样，以后吃多了就有经验啦。”

米青默默地接过厉亚芬递过来的纸巾，无声地擦拭着。

桌子上的人终于找到了话题，他们开始大谈自己吃三文鱼的经历，那个白脸的男人还毫无顾忌地讲起他怎样整一个刚从内地来的同乡。

“我告诉他要搞点调料才够味，没想到这哥们把所有的芥末都涂在一片鱼片上，一吃到嘴里人马上跳了起来，足足跳了五分钟的迪斯科，逗极了。”他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模仿，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厉亚芬笑得腰都直不起来，手搭在钱利同的肩上，身体靠在他的身上乱颤。只有米青和钱利同没有笑，此刻，米青已经没有表情了。

钱利同一直沉默着。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他是米青惟一的依靠和希望，米青多么希望他能伸出援助之手，哪怕是给她一个鼓励的眼神，说一句给她解围的话，这都能让她继续支撑下去。她想，即使在他的太太面前，照顾一下远道来的同学也不算过分吧。但钱利同仍然是沉默，眼光飘忽不定、扑朔迷离，让米青无法捉摸。

米青再也坐不下去了，她的心已经冲出房门，在外面狂奔哭泣，咒骂着这些自以为高贵而实际上是粗俗不堪的人。但她却仍然强作欢颜，彬彬有礼地借故离开让她冷到骨头缝里的房间，跟